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鄉有父子相訴者。陽明先生聽之。未終辭而感  
哭俱去。柴鳴治問何言而致感悔之速。先生  
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  
大慈的父。鳴治愕然。先生曰。舜自以爲不孝。  
所以能孝。瞽瞍自以爲慈。所以不能慈。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  
竝不省視。卽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侯。尙  
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尙敢與岳  
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昇於火。合邑稱快。

西門豹沈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爲妖祠。娶婦  
者皆娶巫家。不沈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  
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沈其人。不若程伯淳令  
石佛放光明。年當取其首以視。不火廬而自

止也。凡姦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爲利者，移其害於彼，彼將自抹不暇，而能害人以自利乎？善治邪者，使邪自苦。

高宗好養鵠，躬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鵠鵠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唐德宗幸梁中書，齊映從駕。至清涼川，見旌旗蔽野。上心駭，乃梁帥嚴震具軍容迎謁。

上喜令震登騎作朕主人。映叱震與至尊導馬。帝後責映以不諳事。映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

上歎賞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槩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于今。政以詒恩于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  
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  
之○際○愈○宜○無○意○

憬○然○錄○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  
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  
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已○之○  
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

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改。

王安國安石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凡善抹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  
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  
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  
灌夫罪至族寶英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  
蚡因盛毀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  
怨謗鄭昌上書謂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  
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  
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



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齋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抹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侯爲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唐穆宗時。崔發。歐。曳。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抹。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

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凡此皆善抹人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甚○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  
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  
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  
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  
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  
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爲枳  
枝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  
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上

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盛景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景潛登庭樹，賫  
殊墨二芷，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旦閉城  
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  
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  
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

咸敦敬讓。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惑解而俗易。

馮道根守鍾離山。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壅洲爲城。道根能走。

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  
曰是何神也圍遂解

張彀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楛以雕鴈  
羽爲之價翔踊不可得彀曰矢去物也何羽  
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彀曰州距京師二  
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  
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

謹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  
竒之。欲試愷倉卒。曰。晡取火爐及架數百。愷  
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卽其中坐鐵鍋。燃  
火。又取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  
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  
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  
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真用世竒才。  
許將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千

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罪元祐諸人。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所謂談言微中者也。

唐大將田希鑿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鑿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鑿不復疑。晟伏甲兵而宴。宴畢。引諸將下。



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  
爲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  
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壘而罵曰  
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廡之敗沙門曇永  
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  
曰奴子不速行播之數十緡是得免二事相  
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諤劾之李愬進兵而

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仁宗靈駕到永昭塋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有  
司憂駭韓魏公至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  
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違塋  
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  
覆臣下何以當責一坐歎息服其臨變處事  
不苟既到皇堂棟迺不損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  
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  
青忽稱疾。暫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  
主席行酒。少服藥。迺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  
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  
崑崙矣。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塔貧。告停婚者。繼宗  
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塔。既語之曰。我以

此付爾婿立家爾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  
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  
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  
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  
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

有巫楊媪因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  
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  
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息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  
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  
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  
把天恩作已功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

解不能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去後  
爭產事鳳顰蹙曰吾兄苦懦今得如爾兄強  
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佑乃惻然  
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  
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二姓至今蕃衍

安守忠知易州治尚簡靜嘗與僚佐宴飲有軍  
校謀變閤者舍卒入白守忠言咲自如徐顧  
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兄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移疾不視事閉閣思過

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詣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日第如式爲之。詣工視。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汪應軫當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

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勸耕出帑金買桑，教之藝。募桑婦教之蠶，郵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他邑務徭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卽駕果至，旦夕可集。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

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檢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令泗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啣軫而以是難之。

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  
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  
俾受蠶事實於王化。有禪詔且停止。

明鎬知并州。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  
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  
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  
治。娼聞皆走散。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還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今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今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遽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

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

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遣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文聘守江夏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

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虔城守華陽後魏軍攻圍南鄭時乏糧人情懼州有空倉數十城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彼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

大罪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有  
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令解鞍以示不  
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  
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  
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逐繫是驅使  
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



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已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韋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衆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

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  
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  
恐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  
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  
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劉琪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琪曰此非  
必處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  
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

日集三集  
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較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眾乃安已而奏黜大較分士卒隸他營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

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斤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閉。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閒時忙做。忙時閒做。

道○根○之○謂○乎○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徃僮田  
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  
聲曰只管丈量屏悟其意揖而出衆尚竚嚶江  
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  
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  
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

副元帥居蒲子晞以簡較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嗜惡者竄名伍中晞白晝頡頏於市輒擊傷市人推釜鬲瓮盜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不爲意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曰公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入市取酒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

植示門外一管大謀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  
老蹙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  
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  
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耶副元帥  
負若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  
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亂天  
邊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羸名籍中殺  
害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  
隨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  
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  
晞大駭戒候卒擊拆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  
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  
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洵  
洵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卽



變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得所語其較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泉誌貞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劾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

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  
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  
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  
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  
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  
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塲中  
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

塔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  
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數巡鼓噪一聲兩  
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  
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  
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竊  
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享命傾其茄於庭  
笑謂鄰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

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哭曰。見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

昔海海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  
畧不取視民乃止

張希崇守祁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  
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  
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  
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  
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  
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

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太后時。嘗賜太平公主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爲盜所得。太后大怒。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

吏卒曰。一日不擒獲先死。吏卒計無所出。遇  
湖州別駕蕪無名。相與請之。至縣。卒白尉曰。  
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  
曰。吾歷官擒姦。摘伏有名。此輩請爲解阨耳。  
尉白長史。無名請見。后對玉階。乃言曰。若委  
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  
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  
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

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  
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縑絰  
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  
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  
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旣徹奠卽巡行塚  
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  
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天后問無名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臣非有



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賊出墓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卽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

等

利皓初爲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嘉靖間倭寇大作。張經巡方至嘉禾。賊目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投數健兒。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俱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

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去

唐宣宗懲闕宦之橫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  
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  
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聞人頴立初簿江都既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  
過軍譁然微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  
倉卒乃于各人券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  
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

以乞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竒之

南唐烈祖殂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學士李夷鄴曰此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事遂寢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取民車爲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願曰卿知籍車事乎曰

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  
車可以當之曰敵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  
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  
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  
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輻車重大推  
櫟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  
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  
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遂免籍民車執

政問存中曰君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  
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專可用其敢  
以爲非耶

人主官闈中少有偏聽。臣子不可過爲排擊。如  
漢高祖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已耳。不  
能使帝必去戚天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  
與后並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慎夫人也。蓋  
內闈燕私。人臣自有不敢訟言者。使果能令

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  
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繼進  
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  
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  
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  
蔡京上疏請滅劉勢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  
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副時宰錄



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巫蓋抹之說不能盡  
行錄有此迹不可泯也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語雖簡而能以理服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郡臣異  
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與歐管同事兩府  
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公  
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  
皆服

真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入大王元嚴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去

金兀朮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果敗。

統制鄧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社歸劉豫。張魏公浚方宴僚佐。報至。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樂飲至夜分。迺爲蠟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

密以聞舜卿置不問但使易其門鑰大之後  
數日虜牒送牒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  
以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  
沮盜者亦得罪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隻限卽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  
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  
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田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  
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  
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  
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  
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  
畱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

其姓名不答。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奸細。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謂亾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塩直者。伊川曰。價平則塩易洩。

集三集  
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  
反是已而果然

余友徐伯鷹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宗中  
兩紳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伯鷹出橐中貲  
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璧止鬪  
何異但難爲受者耳罷官歸詩酒自娛嘗夢  
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泉鳴枕夜靜僧歸月滿  
牀境甚幽始有所自也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  
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  
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  
之氣亦平矣

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鬪  
訟漸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爲慚謝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  
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佩刀斷之日。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  
刺繁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懼。用以學道。必  
能懸崖撒手。作自繇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  
終放捨身命不得也。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語半言。看透陰陽  
顛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  
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焚於通衢。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問王旦，旦曰：

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

上曰：何以荅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未仰依嘗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曹瑋善行兵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迹亾者張詠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  
公斷云禁母十夜畱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  
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亾許令首  
身猶尚願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  
遣歸業民悉安居

真宗至澶州賊猶未退寇準曰六軍心膽在陛  
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上因御澶之  
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

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袁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  
。辟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  
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  
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較李申。財豪鄉里。誣兄子爲  
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已子。又醉其  
嫂而嫁之。盡奪其奩。彙嫂侄詣于州。申行賂。

嫂。佯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狄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嘗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

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遠○入○周○視○則○  
不○知○青○所○在○諸○將○方○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  
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  
先○鋒○度○關○矣○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  
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  
及於民凡腐艸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  
亦有光烏足異也 上從之

英宗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雖大臣亦惑之。韓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簾前亦屢以此爲對。人情知公不搖。妄傳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旨。

韓魏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識官家。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何不先稟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事。時太嘗少卿祝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

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人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未從，其鄉人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是

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買之。曰。納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呂諫議。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公。已僉書矣。叅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知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于

勻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  
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  
卽日押行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劉厥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  
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曰自松亭趨  
柳河甚直而近中京何不道彼蓋虜人故迂  
其路以地險遠誇使者不虞公之問也相與  
驚顧羞愧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駃也。  
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金人新和。徽宗命衛膚敏爲生辰使。公言虜生  
辰後天寧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  
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  
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  
置幣而返。

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

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程明道至。其人不安。輒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服。安能殺人。其人嘿不能言。後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

則自今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  
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  
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  
真宰相也

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  
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  
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  
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